

一葉  
譙玄 劉茂 彭倫 周嘉 李善 張武 戴封 繆彤 雷義 戴就 向栩 劉翊

李業 溫序 索盧放 范武 王忱 陸曉 李元 陳重 范丹 趙邑 諒輔 王烈

獨行傳第七十一 獨行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此蓋失於周全

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

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同

或為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

石而剋扞於強禦謂劉茂衛福也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續也亦有結

朋協好幽明共心范式張劭也蹈義陵險死生等節穆彤李善也雖事非通圓良

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

之則事或有遺指遺也載之則貫序無統已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

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  
 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  
 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  
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  
 太子多橫天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  
 急肩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  
如忌則子孫眾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說說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  
 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  
 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  
 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  
 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  
 稽郎官後遷太常丞昌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  
 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  
 夫四年遷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竝舉玄為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發掘埋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也變易  
 姓名間竄歸家問私也因已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  
 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呂毒藥太守乃自齋壘書至  
 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  
 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  
 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  
 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

使陽

呂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立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  
 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立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  
 天下平定立弟慶呂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呂中牢  
 敕所在還立家錢時亦有健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  
 呂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呂授  
 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書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冕  
 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曰病去官杜門不應  
 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  
 避害譬猶穀弩射而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  
 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魯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巨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  
 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  
 未聞求賢而魯已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曰業為酒  
 士王莽時官醢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  
 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曰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  
 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曰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  
 不起賜之曰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曰區區之  
 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  
 御不曰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  
 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  
 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  
 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曰高位重餌哉融見業  
 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  
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  
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  
位竝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  
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  
先自刎曰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  
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竝好學博古公  
孫述連徵命待曰高位皆託青盲曰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  
視曰世適平曰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竝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曰筋力致養孝  
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

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會王  
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  
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  
藏空穴中得免其慕俱奔孟縣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  
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  
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越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  
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  
尤高宜蒙表擢曰厲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  
其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  
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  
不聽顯賊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  
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

馬福昌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  
 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  
 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昌矛刺之時  
 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昌身代雄豪等縱  
 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昌狀上詔書追  
 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  
 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昌策謀成見序奇之上  
 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  
 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  
 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  
 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

脅漢將因昌節搥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  
 可賜昌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  
 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  
 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  
 郎中長子壽服竟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  
 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木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  
 父為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  
 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  
 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  
 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木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改名都尉昌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  
 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

閻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  
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補

傳朱雲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檻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自非賢君焉

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貨獄吏罪後

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

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

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

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官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

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

所已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已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

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

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已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

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自病乞身徙諫議

大夫數納忠言後已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

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為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

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

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

曰諸君被問悉當已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

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

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豈可已刀鋸之餘下見先

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

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  
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已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  
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已死贖君命因仰天號  
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  
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已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  
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  
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  
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  
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  
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  
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白  
母請設饌已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  
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邳君章  
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  
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  
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  
而呼曰巨卿吾已某日死當已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  
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  
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  
至壙將窆窆下棺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

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已託死吾歿後但已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已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掛哭已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竝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街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導引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

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皓傳也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已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

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



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漣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

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

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

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

竝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已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

師之官道經涪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

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已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

盡哀數日乃去到官已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

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恂字少林純音廣漢新都人也恂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疾困惑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

下有金十斤願已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恂即醫

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恂大

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

恂前即言之於縣縣曰歸恂恂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恂入

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恂所由得馬恂具說其狀并及

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

二物恂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

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

之大恩久不報天曰此章卿德耳恂悉已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

厚遺恂恂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恂休息與

俱迎彥喪餘金具存恂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

除郿令到官至蘧亭蘧音台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恂

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間有女子稱

冤之聲恠况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恠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恠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恠曰當為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

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矢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

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閔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餽粥續悉簡閱其民訊曰名氏事舉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別駕從事曰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曰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

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曰  
爲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  
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曰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  
方斷慈曰寸爲度是曰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  
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曰  
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襲力行  
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襲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兗州冀州縣東北

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鄧令

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曰封當還豫爲  
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  
封養視殯斂曰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  
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

不知處封乃追曰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  
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  
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  
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穎  
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  
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曰自焚  
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  
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  
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  
貧居如此難已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別居  
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

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甚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遂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曰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曰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曰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曰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曰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

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曰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曰爲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曰几杖卒於家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搥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曰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曰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旁曰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

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  
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  
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

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曰讓義前後十餘通記也記書雲不

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

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曰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

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

持隣舍郎綺曰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綺曰償之後寧

喪者歸曰綺還主其事乃顯後重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

受罪曰此黜退重見義去亦曰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

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

### 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初為郡功曹嘗擢舉善人

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曰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

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所復

還義乃曰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

作義默自表取其罪曰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

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

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

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柏後

遂補云馬融以為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使持節督

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

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

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

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

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

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已

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

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

已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已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

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已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

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已

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已猶急不

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議者欲已為侍御史因遁身逃

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

子拮拾自資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拮麥得五斛隣人尹臺遺之或寓息客

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

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

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

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

罪又辟太尉府已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

敕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

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已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

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干飯寒

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言義云謂人立可隱肘

也隱音  
於斯反  
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  
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  
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曰宜為貞節先生諡法清白守節曰貞會葬者二  
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  
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  
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錄券使就挾於肘

腋錄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西今之錄也張揖字詒云甫刃也錄音華按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錄字就語獄卒可熟燒券勿

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撥而食之撥

也丁  
活反  
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曰馬通薰之本草經云馬通馬矢也

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  
滅絕又復燒地曰大鍼刺指爪中使曰把土爪悉墮落主者曰狀

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曰骨肉拒

扞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已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

斷冤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辭安庸

駮性行無義性快也猶言慣習駮音吾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

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吏與美談表

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

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盼上就為主事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

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

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曰到

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

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曰擊郡苞率步

騎三萬與賊對陣賊出母曰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曰  
 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  
 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已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  
 顧曰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曰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  
 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  
 策弔慰封卹侯卹今貝州縣也舊式掄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  
 母曰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尚也少為書生性卓詭  
 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  
 案此字當作幪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幪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若幪頭白頂中而前交額上卻繞髻也常於竈北坐板牀上  
 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  
 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

乞匄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  
 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  
 兆韋著竝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  
 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  
 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  
 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議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  
 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  
 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  
 及諸曹事掾署功曹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  
 庭中慷慨呪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  
 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



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已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已自環草也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霑潤世已此稱其至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已拂名公之子拂焉之子也乃為起焉拂已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已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

已封蓋為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已此獲禍

貴子申甫則自已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

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飢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

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為養無夫曰獨帝遷都西

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

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

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已

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已

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已義行稱鄉里有盜牛

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

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

任文公 許楊 王喬 楊由 李師 廖扶 樊英

郭憲 高獲 謝夷吾 李南 段翳 折像

懷恥惡必能改善故曰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曰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曰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竝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曰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東居玄菟任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訪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為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酬政事欲曰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乘履方正不差二也惟此剛絜果行育德易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獨行傳第七十一

金錢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八十一

七月十七日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方術上

後漢書八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曰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無有遠逝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亦文朱字止壇舜禮壇於河神沈璧禮畢至於下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呼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師曠之書古災異之書也今書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候鈴決之符兵法有玉鈴篇及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卻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符事聞符所告者皆誅

區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曠深也區域也

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

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陰而隱通也今書七志有通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闡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曰者卜符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專折竹下也楚辭曰索瓊茅以進專注云蓬入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筮音大靈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曰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首

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天之壽久矣

或曲辭曰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窮深致遠定天下之吉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

天下懷協道執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搢履而自言有禁方矣抵掌擊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

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曰附同

稱顯桓譚尹敏曰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

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是曰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

曰為宜見臧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張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

忌蓋為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眾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未能

無蔽雖云大道其矜或同矜音五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

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

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

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故

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

宕過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失也中世張衡

為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其徒亦有

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曰弘補時事因

後漢八十五

合表之云

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隆州縣

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

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嵩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

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其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

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

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天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

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

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

湍水涌起十餘丈

鄭元水經注云湍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湍音子延反

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

遂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

推歷運之數也

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

知其故後兵寇竝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捷健也

恐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

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

折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城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莽念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人名為石第

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

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

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

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鄭三漢改為新野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

少師事東海

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

有往教之義

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

重不敢違之憲也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

問君來何遲仲子具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

呂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莽深忿志討逐不知所在光

武卽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

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溲溲音日溲噴也音彘執法

奏為不敬執法糾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曰此厭之後齊

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

未可曰動憲乃當車拔佩刀曰斷車鞞鞞在馬胸音角帝不從遂上隴其後

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

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曰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乃

伏地稱眩瞽不復言也晉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

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直之龜音古橫反憲遂曰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

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汝南舊有鴻卻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

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

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成鴻卻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

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

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節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疎河曰利天

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曰死

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

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

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獲取賕賂晨遂收楊下

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曰

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

時人異焉後曰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

績皆祭祀之

後漢書卷之五

四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尼首象尼丘山少遊

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

鉄鑽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

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

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

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

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

自往問何已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

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

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人思之共為

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

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

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

方詠視說文曰詠亦視也音真各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

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

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

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

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

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崇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

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

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候氏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

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豐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

後漢書卷之五

五

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竊曰占候知長當死近至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曰此益禮信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舉孝廉為壽張令

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有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兩皆為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承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穀過壽張界

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

誠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廡南面夷吾處東廡分惟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遷鉅鹿

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皋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

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

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

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答蘇陳九德曰寬而

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讓而毅直而溫

簡而廉剛而寒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已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

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已

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

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已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

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

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

察實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

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

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已求譽不馳驚已要寵念存遜

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羣絕俗誠社稷之

元龜大漢之棟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費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

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

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曰頑驚器非其疇也尸祿負乘

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休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曰

光七曜之明下曰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曰行春乘

柴車從兩吏柴車農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

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救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

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音棺

古亂反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

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曰問由由對曰此占

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也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抄音字廢反顏氏家訓曰削木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

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肺字今俗或作肺或作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太守曰問由由對

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

飲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

者人請問何已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

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於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和

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

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將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且

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且日稜延望景晏曰為無

徵至哺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

度宛陵浦里航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濟水也馬踠足是曰不得速踠屈損也稜乃服焉後

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



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邵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曰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已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指觸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邵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忘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

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官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邵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邵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邵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輔上邵潛圖大討曰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邵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為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邵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

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  
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  
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  
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曰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  
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  
與吏鬪頭破者曰此膏裏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  
業翳遂隱居竄跡終於家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中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  
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曰法喪身  
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  
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

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  
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  
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  
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  
於家二子孟舉偉舉竝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  
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  
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  
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  
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言  
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至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  
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  
我取富是勸人以自封也  
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  
盈之不如其

三金玉滿堂 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殃 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

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

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 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極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微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

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極威精符合誠圖考異郵 保乾圖漢合蔡佑助期 隱於壺山之陽 山在今鄧州新野縣北即張 受業者四方而

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 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

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 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

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 謝承書曰喬字子松魯人也學古大尚書春秋 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銳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

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 **李昂** 謝承書曰炳字子然鄧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 車徵不行卒於家也 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

行卒也 **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算推步古內常負笈荷 等前此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徵致嘉禮遣詣

公車將已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 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 **陳留楊倫**

見儒 **東平王輔六人** 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授神契嘗隱居野廬以道 遜安帝公車徵 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 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 永建二年順帝

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 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曰禮屈帝怒謂英曰朕

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已慢朕命英 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

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 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 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 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

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筭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大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曰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曰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曰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曰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曰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曰為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曰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曰不嘗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

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曰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其奉祭祀禮無不答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曰詔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曰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曰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曰然也然而後進希之曰成名世主禮之曰得眾原其無用亦所曰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曰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未或疎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摺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

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至乃誚諛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曰為力詐可曰救淪敝文律足曰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以喜孟軻有言曰曰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八十二

一桑

唐檀 許曼 樊志張 韓說 郭玉 徐登 薊子訓 左慈 上成 甘始 王和平

公沙穆 趙盾 董扶 華佗 費長房 劉根 計子勳 解奴辜 王真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方術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曰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曰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內蕭牆也蕭牆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也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揚舉也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父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

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  
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  
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  
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  
之世已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  
在天得之有命已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  
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  
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  
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賣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  
不受錢後舉孝廉已高第爲主事遷繒相繒縣屬琅邪郡故城  
在今沂州承縣東北時繒侯劉  
敞東海棊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  
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已弔小相明侯何因得  
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  
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

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  
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  
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已身禱於是暴雨  
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已東  
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  
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  
名謝承書曰穆子字字允慈亦爲善士舉  
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  
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  
人生死故詣請  
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已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  
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  
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

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

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曰南陽宗資爲討

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曰賊屯

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

之類也從孤擊虛曰討之資具曰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

曰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

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

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

師攻之可曰全勝熲從之果曰破賊於是曰狀表聞又說其人既

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詔特徵會病

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曰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

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

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

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

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

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

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

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

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

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

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

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

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

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

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

所長密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

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勳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備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

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來自飾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竦請密為師

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臥在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

文辯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

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鍼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鍼經診脉法

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

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

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

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過

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

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鍼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

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鍼石之

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

尊高曰臨臣臣懷怖懾曰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

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



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曰恐懼之心加  
曰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曰為不愈也帝  
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勇音遊學徐士兼通數經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曰為仙沛相陳珪舉孝

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心識分

銖不假稱量鍼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鍼藥所不能及者乃

令先曰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

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曰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

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

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稍糲色犬一頭

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頭使走馬牽犬馬極難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

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

二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

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處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  
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  
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厚糜犬血散立  
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  
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出豈豈高三三尺滿百灌佗  
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疹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  
是脾半腐可剗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臥破腹視脾  
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

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蘢甚酸詩義疏曰蘋蘢水上浮萍蘢大者

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

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

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曰十數乃知其奇魏志曰

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

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

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

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延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

故療之宜殊即各與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曰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  
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

因曠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因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鍼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曰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旣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鍼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

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

佗別傳曰有人病胸臆不能行

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卽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

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曰

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乃付收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目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强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曰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卽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

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繼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曰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週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能經鳥身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曰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任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曰除疾兼利蹠

足曰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曰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曰漆葉青麩散任別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佳語阿阿又祕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漆葉屑

一斗青麩十四兩曰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

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於傳末

冷壽光唐虞稽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竭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鶴息鶴音居反毛詩曰有集唯鶴毛長注曰鶴雛也山海經曰女凡之山多白鶴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日與知友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

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

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吳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

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

溪水之上

鄞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

遂結言約其曰其術療病各

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病復次

禁枯樹樹即生莢

易曰枯楊生莢注云莢者楊之秀也

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

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曰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

禁架所療皆除

禁架即禁術也

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

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

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據

梧支也據也

炳笑不應既而爨孰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舩人不和之

和猶許也俗本

作知者誤也

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

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

能入也

炳故祠在入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病云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

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

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

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

僊之人言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

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

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

翁聞笑而下樓曰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

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

願念也

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

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曰為縊死大小驚號遂

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

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曰朽索懸萬斤石於

心上眾虵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枝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曰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爲作一符曰曰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曰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卽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曰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

已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眾鬼所殺

蘄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今曹州縣句音劬有神異

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曰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

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曰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曰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置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尊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帝元年徙長安金狄車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各重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蒯先生小住並行應之音蒲助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曰根為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為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返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眾

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

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

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鱸猶鱸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高遽如許為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竝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魏文帝典論論卻儉等事曰穎川卻儉能辟穀創伏冬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臆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賈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賈學其辟穀食伏冬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眾人無不鳴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芳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術豈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營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密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僊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

奴辜能變易物形曰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為丹書符劾厭

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初章帝時有

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吳大夫能劾百鬼眾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

為魅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身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白諸術士咸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鬪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鬚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孰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喻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煩難悉載故粗舉其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間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腰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善女生得五岳圖連

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而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字叔經上黨人曾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曾嗽舌下泉胎息者能以鼻口噓而咽之名曰胎食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壯數人抱朴子曰喻如在胎之中嗽音明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已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



空行

一葉

野王二老  
逢詢  
王霸  
井丹  
高鳳  
韓康  
戴良  
漢濱老父  
二龐公

向長  
周黨  
嚴光  
梁鴻  
臺佟  
矯慎  
法真  
陳留老父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金談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八十二下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逸民

後漢書八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曰堯稱則天  
 不屈頽陽之高頽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已降風  
 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已求其志或回  
 避已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或靜已已鎮其躁謂逢萌  
 或去危已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已動其槩謂申徒狄鮑魚之類也或疵物已激其  
 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  
 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數澤處間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  
 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  
 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做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  
 連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問長沮桀溺

汲古閣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

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而滅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街賣也

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

夫飾智巧曰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

則輕王公也荀卿子之文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籍義憤甚矣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毛詩序

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也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纂字諸本或作

求之若不及國語曰越王夫人去奔側室而坐草昭注云側猶特也禮慶旌帛蒲車之

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千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千旄在浚之城易賁卦

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

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肅宗

亦禮鄭均而徵高鳳呂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

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

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軼絕塵同夫

作者列之此篇論語曰賢者辟代其次辟地其次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

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

光武問曰禽何向竝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

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

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按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

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已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字作尚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

後漢書卷八十三

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  
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  
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損  
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岳名山  
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  
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王抽盜賊殺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

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

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謂君臣夫不去禍將及人即

解冠挂東都城門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歸將家屬浮海客於

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益益益也哭於市曰新乎

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

南有大勞山小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

禮萌不答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

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

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已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

徵萌託曰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已徵我者已其有益

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已壽終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儉牛自隱儉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

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即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許其儉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

不曰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

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

收賦稅者後讀春秋間復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日既

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與歸養之數日方蘇既

悟而去自此敕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

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呂病

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

待見尚書以穀樹皮為綃頭也綃頭解見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

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

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已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

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

呂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

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

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

奏天子呂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

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

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

升鴈門殷莫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

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

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

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呂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

徵不至呂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  
 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呂物色訪之以其  
 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  
 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  
 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  
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疑今為三公益小差  
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  
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  
日買茶乎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  
 求益也 呂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  
 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  
 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  
 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  
 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

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  
 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  
 臥光曰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  
 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  
也木漢富春縣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  
縣南有嚴子陵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  
平可坐十人臨水石為嚴陵釣壇也

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  
 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

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  
 烈皇后弟也呂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  
 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

曰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曰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此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修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靈州也鴻時尚幼曰

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

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

訪燒者問所去失去亡也悉曰豕償之其主猶曰為少鴻曰無它財願

曰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

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

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也女音尼慮反鴻竝絕不娶同縣孟

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

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

緝績之具及嫁始曰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

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

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

豈鴻所願哉妻曰曰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

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

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

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曰耕織為業詠詩書

彈琴曰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曰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

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遠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

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

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悵怛兮傷悴志非  
 菲兮升降爾雅詩悵怛憂也非菲高下不定也假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  
 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哢哢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音延讒言捷急之貌固靡  
 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聊逍搖兮遨嬉纘  
 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舍其車而就舟船過季札兮延  
 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冀幸  
 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舍舍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  
 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悵恨也究窮也口囂囂兮余訕  
 嗟惟惟兮誰留詩曰誰謂無憂也遂至吳依大家阜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  
 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為入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  
 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  
 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

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  
 於吳要離家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鬱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家在  
 今蘇州吳縣西伯鬱墓在其北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  
 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七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  
 恢亦高抗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道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已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  
 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  
 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  
 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卽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  
 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  
 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

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族

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宥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

致無倦亮言嘗曰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

耳恥聞禪讓許由洗耳孤竹長飢羞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

棲曰違行或疾物曰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

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汗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

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澗而自沈也鳴弦揆日

故引康臺佟字孝威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鑿穴為居采藥

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

史乃執贄見佟曰補康高士傳曰刺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

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少惕庶事反不苦

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

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也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

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逃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

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曰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

已乃詐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曰韓徵君

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曰為田叟也使奪其牛

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



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遜曰壽終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

穴為室仰慕松喬道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竝時融曰才博顯

名章曰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曰觀其

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

不歎汝南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遜亦有理國養人

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竊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迹神不

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

道曰待堯舜之君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既而幡然

為堯舜之人哉君哉豈若使是人為堯舜之人哉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

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仙傳蕭史秦穆公時善吹簫公妻弄玉好之鳳來止其室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日散上紫色衝天頰史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

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

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

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曰兔置為事置竟謂也毛詩序曰兔置后妃慎以爲事焉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覽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

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

人為之語曰關東大冢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惡驢鳴惡音虛記反良嘗學

之曰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

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

所曰制情節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

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

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

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

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

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詣府遜也悉將

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呂壽終初良五女竝

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筥木屐呂遣之五女能遵其

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舊傳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

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之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

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

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曰功曹相屈光贊本

朝何如真曰曰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辟公府舉賢良

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謂詩書禮樂也學窮典奧幽

居恬泊樂已忘憂將蹈老氏之高縱不為立纁屈也臣願聖朝就

加表職毛詩曰表職有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門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上表文之極高書曰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真

曰吾既不能逃形遠世豈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

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

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其刊石頌之號曰立德先生

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呂壽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

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

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

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

子邪立天子曰父天下邪役天下曰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

後漢八十三

采椽而萬人曰盍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

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

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也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

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見獨今宦豎日亂陷害忠

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威文仲問六與參

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

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嘸其泣矣何嗟及二人欲與之語不顧

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

德操嘗詣德公宿其渡河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

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

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

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菹鼈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

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

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已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字子山人亦有今名娶

太康中為龐公曰世人皆遺之已危今獨遺之已安雖所遺不同未

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鹿門山建武中襄陽侯習都立神廟於山側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

枉也

小德公十歲兒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

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

諸葛孔明姊為黃岡吏部郎于滎管

於山刻一鹿夾神道以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全錄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八十三

七月十八日

列女傳七十四

列女

後漢書八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詩謂關雎后妃之德也書稱釐降二女子于媯汭嬪于虞尚遠也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  
哲婦隆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微美  
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已後綜其成事迹為列女篇如  
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嫵李姬各附家傳嫵梁棟女李姬李固女也若斯之類竝不  
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  
苦故曰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  
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曰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  
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

一葉

鮑宣妻

姜詩妻

曹世叔妻

陳文姬妻

許升妻

龐涪妻

皇甫規妻

盛道妻

董祀妻

王霸妻

周郁妻

樂羊子妻

孝女曹娥

袁隗妻

劉長卿妻

陰滎妻

孝女叔先雄

三  
喪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  
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  
不對曰先姑有言爾雅曰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之言也吾  
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

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合狐子伯爲友後子伯

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

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鄭玄注禮記云耒耜之上曲者也說文曰耒耜耜木見令

狐子沮作不能仰視沮喪也作慙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

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

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蓋也見客而

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目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

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

屈者柔勿反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

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曰意自遺其

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隣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

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曰行學不在姑嗜魚

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

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曰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

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

落蒙其安全比近也落藩也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

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爲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於官所居治鄉

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曰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

列女傳曰楚王好田獵不食鮮禽以諫王齊相公好音樂衛姬不聽王音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也故君曰責我我言而不用君

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

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踵繼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

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

太后臨朝與聞政事曰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

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曰母憂上書

乞身太后不欲許曰問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

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

慮前書曰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先人有言詢於芻蕘妾昭得曰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曰

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

違邪孔子稱爲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採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邪者蓋本其始而言之也所曰光昭令德

揚名於後者也論語曰能曰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孔子之言也何有言若無

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美失

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

也

也

言不足采曰示蟲螳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  
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  
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傳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年十有四執箕帚  
於曹氏前書呂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  
懼黜辱曰增父母之羞曰益中外之累中內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  
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恆恐子穀負辱清朝三  
決錄注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椽察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  
孝廉為長垣長母為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曰為憂也但  
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  
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閒作女誡七章  
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勸勉之去矣猶言卑  
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

故弄之瓦毛萇注曰瓦紡塼也箋云臥  
之於地卑之也紡塼習其所有事也 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  
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  
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淵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三者蓋女  
于以盛之維篚及筐于以湘之維綺及斧于以奠之宗室廟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  
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不自名己  
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  
夙夜作起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  
也正色端操曰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絜齊酒食曰供祖宗  
絜清也謂食也左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  
博曰絜齊豐盛也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婦  
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  
也是曰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  
關雎樂得賢女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曰御婦婦不賢則

無曰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  
 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人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  
 可不整故訓其男檢曰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義禮之不  
 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  
 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曰為則哉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曰剛為德陰曰柔為用男曰彊為貴女曰  
 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  
 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  
 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  
 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  
 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  
 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

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  
 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曰和親恩曰好  
 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  
 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  
 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  
 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  
 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曰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  
 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曰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  
 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  
 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  
 之義儀禮曰父在為母何以母至尊在不尊也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



之天也婦人不一適者猶曰不一天也

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

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

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

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

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

脫視聽陟輪陟輪不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妖冶說所不

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

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

豈當可失哉物有曰恩自離者亦有曰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

姑云非此所謂曰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於曲

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

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

可賞影響言和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

姑之愛己猶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叔妹叔

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曰求親

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

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曰賢女之行聰

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

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物

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為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

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則能依義曰篤好崇恩曰結援使徽美顯

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隣休光延於

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嫂則托名曰自高於妹則因寵曰驕盈驕

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宣姑忿而

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宣姑忿而

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曰美隱而過宣姑忿而

夫愠毀訾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

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之文也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已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彼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

亦毛詩射作數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增之妹也亦有才惠為

書曰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

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

還曰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廉者不受

嗟來之食解見文苑傳也況拾遺求利曰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

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曰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

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亡無也已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

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

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

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曰禮葬之號曰貞義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

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安眾縣屬南陽郡四子曰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

孝甚矣何不別居曰遠之對曰吾方曰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曰修革自後訓導愈明竝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救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前書孝文帝楊王孫葬勝臨亡並有遺令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

或作瓜見項原列女傳也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會稽

典錄曰上虞長度尙弟子邯鄲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尙先使魏朝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期尙尙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尙問期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文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蓋曰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曰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曰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曰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己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已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已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它人之賢者猶丘陵焉猶可踰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

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曰為昔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曰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曰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曰東帛禮之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天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曰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其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曰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曰來歷代不替男曰忠孝顯女曰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曰豫自刑翦曰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陵寡婦曰接縣邑有祀必膳焉肅祭餘

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  
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  
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  
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聘曰駟輜百乘馬二十四奴婢錢帛  
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  
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  
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  
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  
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曰其頭懸轆轤撲交  
下周禮考工記曰配長六尺八寸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  
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

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為家所逼自防

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曰采許之

魏書奕字伯益壽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

因詐稱病

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  
猶憂致憤激敕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右曰  
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  
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  
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  
之曰粉書屏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曰衣帶自縊  
左右翫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  
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  
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畱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

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曰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曰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其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陳畱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珍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珍曰第二絃也曰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

子歸寧於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曰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廩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旦寒賜曰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禮記曰男女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

曰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  
 邦擁主曰自疆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  
 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子  
 遺尸骸相穿拒庚反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  
 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  
 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閒輒言斃降虜要當曰亭刃我曹  
 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  
 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  
 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  
 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  
 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  
 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

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  
 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尙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  
 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  
 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脚踟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  
 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過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  
 出腹子匈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  
 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瑩瑩  
 對孤景但吃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  
 相寬大為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勸厲流離  
 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祐  
 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  
 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冥音飢當食

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  
 惟彼方兮遠陽精北方近陰遠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  
 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兜離何奴言語之貌歲聿暮  
 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  
 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  
 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  
 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  
 所生兒呼母兮嗥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瑩瑩頓復  
 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列女後傳珍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正其節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  
 容者區別其遺風餘烈以明女史之  
 所記也管彤赤管筆解見皇后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八十四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事見風俗通故  
 天性柔順易曰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劍食獸使一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

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竹書紀年曰后芬發即白夷玄夷風夷陽夷后相即位二年征黃

益日之所出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東方之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  
 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而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  
 舞少康帝仲康之孫帝相子也竹書紀年曰桀為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

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仲丁殷太戊之子也竹書紀年曰仲丁即位征於藍夷也自是或服或畔

三百餘年武乙衰微東夷寢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帝庚丁之子無道為革囊

後漢書

卷八十四

列女傳



命曰射天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柝、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

秋，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尚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征之作大誥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康王之時，肅

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曰：「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

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博物志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鵠倉持所棄卵銜以歸母

覆暖之，遂成小兒生而偃故以為名。宮人聞之，乃更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

錄取長襲為徐君。尸子曰：「偃王有術而無骨，故曰偃。」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

王後得驥騾之乘。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赤驥盜驪騾騶騾耳之馴西巡狩樂而忘歸乃使造父御，曰：「告

楚，合伐徐，一日而至。」造父解見蔡邕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

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

隨之者，曰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武原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徐山在其東博物志曰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

徐山石室祠，處偃王溝，通陳蔡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己得天瑞，自稱偃王，厲王無道，淮夷

入寇，王命號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毛詩序曰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

與表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

桓修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左傳楚靈王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淮夷會於申後越遷

琅邪，與其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

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前書曰朝鮮王滿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

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朔人寇邊。前書莽發高句麗兵當伐胡不

守祭彤威警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滅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

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

東夷率皆土著，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

禮求之四夷者也。左傳曰仲尼學官名於鄉子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其信也

凡蠻夷戎狄總名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

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滅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橐音度洛反其侍

兒於後倭身倭音人鳩反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

來降我因弓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牢音也豕曰口氣

嘘之不死復徙於馬蘭蘭音也馬亦如之王弓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

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淲水

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 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

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為平敞土宜五穀出名馬赤玉貂豹

狝似豹無前足音奴八反大珠如酸棗弓員柵為城有宮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彊

勇而謹厚不為寇鈔弓矢刀矛為兵弓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

狗加其邑落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

弓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刑獄解囚徒

有軍事亦祭天殺牛弓踞占其吉凶魏志曰牛踞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行人無晝夜好

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皆沒其家人為奴婢盜一

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兒死妻嫂

死則有椁無棺殺人殉葬多者弓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

弓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弓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

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

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

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

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

弓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

餘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

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  
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  
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  
極寒常為穴居已深為貴犬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  
冬已豕膏塗身厚數分已禦風寒夏則裸袒已尺布蔽其前後其  
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圍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眾雖  
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  
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盜鄰  
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此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  
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已自資

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已為夫餘別種故言語

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按今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

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古鄒大加高麗掌賓客之官如鴻臚也主部優台使者帛

衣先人武帝滅朝鮮已高句驪為縣前書元封中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部使屬玄菟

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絜淨自憲莫夜輒男女羣聚為倡樂好祠

鬼神社稷零星前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零星故以辰日祠於東南也已十月祭

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祕神亦已十月迎而祭之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已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

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

爲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  
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  
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貂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貂出好弓所謂  
貂弓是也

魏志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貂

其人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  
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  
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貂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  
驪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  
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  
原而遼東太守祭彤引恩信招之皆復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  
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

東寇略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  
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城

華麗縣屬樂浪郡

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  
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  
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已遮大軍而潛  
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漁陽  
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貂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  
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殺掠吏人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  
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已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  
餘人秋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  
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  
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曰爲可許尙書陳忠曰

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  
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  
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已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  
卑滅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已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  
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已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  
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滅貊率服東西  
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  
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  
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屬玄菟郡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險城也東濱大海  
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滅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狹可折方千里  
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

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  
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  
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已沃沮地爲玄  
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已沃沮爲縣屬樂浪  
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已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  
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已  
相兼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北  
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  
婁挹婁人熹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滅於巖穴至冬船道  
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  
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  
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

子云

魏志曰母丘儉遣王順追句驪王宮窮沃沮東界問其耆老所傳云

滅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滅及沃沮

句驪木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曰禮義田

蠶又置八條之教前書曰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

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曰籩豆其後四十

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

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武帝滅

君南閩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曰其地為蒼

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

部善番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曰并樂浪玄菟復徙居

句驪自單大領已東沃沮滅貊悉屬樂浪後曰境土廣遠復分領

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

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

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者耆舊自謂與句驪

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句男女皆衣

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

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

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

又祠虎曰為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

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

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海出鮪魚使來皆獻

之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

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滅貊接弁辰

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  
 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  
 東西已海為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為辰王都日  
 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  
 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  
 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  
 錦罽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已綴衣為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  
 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  
 紒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  
 者輒已繩貫脊皮總已大木嚙呼為健常已五月田竟祭鬼神晝  
 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為節十月農功畢亦復  
 如之諸國邑各已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君又立蘇塗魏志曰諸國  
 有別邑為蘇塗  
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  
 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建大木已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

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地與之  
 其名國為郡馬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解相別為徒有似秦語故  
 或名之為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  
 有儉側次有樊祗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實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  
 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已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滅倭馬韓並從  
 市之凡諸質易皆已鐵為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  
 扁皆押之已石扁音補  
 典反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  
 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  
 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為衛滿所破乃將其餘眾數千人走入海  
 攻馬韓破之自立為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建武  
 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謔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  
 也謔音是光武封蘇馬  
 謔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滅並盛郡縣

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  
 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  
 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案今名邪摩推音之訛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  
 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  
 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  
 氣溫輟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鵠鵠或作鷓其兵有矛楯木弓其  
 矢或曰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曰其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  
 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  
 竝丹朱垺身說文曰垺塵也音蒲頓反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  
 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曰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曰踣踞為恭

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  
 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風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  
 其妻子重者沒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  
 等類就歌舞為樂灼骨曰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  
 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曰財物如病疾遭  
 害曰為持衰不謹便其殺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  
 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曰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  
 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  
 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曰妖  
 惑眾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衣食  
 傳辭語居處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  
 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



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鯤音達奚反分為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事見成記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有犬尾短如麕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鞮鬪磨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肴也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扃音同同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年故東夷通曰柔謹為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曰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已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擾亂也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贊曰宅是嶠夷曰乃陽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違謂衛燕也難雜華澆本遂通有漢衛滿入朝鮮既雜華夏之風又澆薄其本化以至通於漢也眇眇偏譯或從或畔偏遠也

空行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八十五



正本